

丹桂花香
人自悦

□山石文 朱思盼摄



又是一年桂花季。人们满庭寻香，奔赴那心香一瓣。这香气牵动着整座城市脚步——有人循着它走进巷子深处，有人在窗前停下，有人把鼻子凑近枝头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仿佛要把整个秋天都吸进肺里。

桂花的美，从来不在颜色。李清照说它“暗淡轻黄体性柔”，又说“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”。这花是懂得藏拙的。它开在秋深，开在万物将凋之际。小小的、碎碎的金黄，藏在密密的绿叶底下，你不走近，几乎看不见。可是你只要走近一步，那香气便扑面而来——不是浓烈的、霸道的香，是清清的、幽幽的、若有若无的香，像一位素衣女子从你身边走过，只留下淡淡衣香，你回头去看，她已经走远了。你走在巷口，忽然闻到桂香；你坐在窗前，忽然闻到桂香；你关了窗，那香气还是从缝隙里钻进来，像一只温柔的手，轻轻拍着你的肩。它不争，不抢，不张扬，只是静静地开着，静静地香着。它是花中的隐者，是草木里的君子。

桂花是有品格的。朱熹写它：“亭亭岩下桂，岁晚独芬芳。叶密千层绿，花开万点黄。”它长在岩下，长在墙角，长在无人注意的角落。它不挑地方，不挑土壤，给一点泥土就生根，给一点阳光就开花。它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清贫，在万木萧瑟的秋天，独自芬芳。古人说君子如玉，温润内敛。桂花也是这样——它不炫耀，不招摇，不哗众取宠。它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，把香气送给每一个路过的人，不问你是谁，不问你从哪里来，不问你有没有为它驻足。

朱淑真写它：“一枝淡贮书窗下，人与花心各自香。”这是最动人的一句。桂花不只

是花，它还是人的写照。一个读书人，在书窗下种一枝桂，不是为了观赏，是为了提醒自己——做人要像桂花一样，不争颜色，只留清香。

古时候，桂花是应时而开的。秋风一起，桂花便开了，不早不晚，恰到好处。如今呢？气候变了，环境变了，桂花开得也乱了。有的年份，它早早地开了，暑热未退，便急着把香气送出来；有的年份，它又迟迟不开，等到秋深了，才姗姗来迟。这花开得不再那么守时，像是被这浮躁的人间扰乱了心绪。桂花不言语，它只是静待，等到来年，依然把花开出来，把香送出来。它宽厚得让人心疼。

桂花的花期是短暂的。桂花开了，落了，前后不过半月。正因为它短暂，才更珍贵。花开的时候，我们忙着赶路；花落的时候，我们才想起，那一阵香气，已经飘远了。

桂花是年年开的。不管人间如何变化，不管气候如何无常，它总是赴约而来，潜入人间，把满庭的芳香送到我们面前。这世间有太多花，是为人开的。玫瑰为爱情开，牡丹为富贵开，莲花为高洁开。桂花却像是为自己开的——它不为谁开，不为谁谢，不为谁香。桂花从不刻意讨好人间，人间却年年为它倾倒。

又快到桂花季节了。我仿佛已经闻到那熟悉的香气，从巷口飘来，从窗前飘来，从记忆深处飘来。那是宋之问的桂花，是李清照的桂花，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桂花。

人与花心各自香。花有花的香，人有人的品。我们不必做牡丹，不必做玫瑰，不必做这世间最耀眼的花。我们只要做一株桂花，安安静静地开，安安静静地香，把一点清香留在人间，便足够了。

秋天的那片花海

□沈国旭 文/摄

近段时间，我家附近的那片花海成网红了。而我首次“看见”那片花海，却是在朋友一戈的短视频《水韵香草》里。屏幕那头，他笑我：“守着金山银山，不要太潇洒哦！”我站在北阳台，朝滨江水韵公园六期的方向望去。那片草甸日日都在，像一本搁在案头许久的旧书——我知道它在那里，却从未真正翻开过。直到一戈的镜头，替我翻开了第一页。

蹭网红热度，在阳光正好、秋风习习的一个午后，我慢悠悠地踱入公园。转过几道弯，秋英与疏华菊两种菊科植物蓦然映入眼帘，铺展成一片花海：秋英的冷色——粉、白、紫红，与疏华菊的暖色——黄、橙、橘红，错落交织，一直蔓延到江边斜坡。我还欣喜地发现，花海南端新建了一座风车雕塑。粉红色塔身，四片修长的白色叶片，在蓝天碧草映衬下，恍如从童话世界里走来。

我走近细看：秋英高挑纤细，叶片细裂如丝，风一吹，粉白紫红的花朵轻轻颤动，如江南女子微微欠身，含蓄清雅。有诗曰“秋英染金，梅映雪香”，倒恰似它为秋光染上了一层幽幽的香。疏华菊则叶片宽大，株型紧凑敦实，橙黄花朵开得热烈奔放，宛若一群迎着太阳的孩子。低头，是黄色花浪；闭眼，有芬芳四溢。高与矮、细与粗、冷与暖，两花挨着、挤着、交错生长，竟生出奇妙的和谐。南端的风车远远立着，似沉默的见证者，看两花相映、游人穿行，看转瞬即逝的芳华在此铺展成一场美丽的相逢。

花海里人不少。一位穿汉服的女子站在花丛间直播，手机举得高高的，声音里带着甜美的笑意；不远处，一位摄影师半跪着，镜头对准一朵疏华菊，神情专注得像在拍摄一位高贵的客人；更有几个孩童，在花间小径上奔跑嬉闹，小小的身影时隐时现，笑声洒落在风里。直播的镜头把花海切成一小块屏幕，我的眼睛却在这一刻，才真正把它连成一片。

其实这片草甸，我是早就知道

的。春末夏初时撒下花籽，之后便悄无声息。日升月落，风来雨去，它始终沉默着。我曾见过夏日里它覆盖着黑色塑料薄膜，在日光下泛着沉闷的光；也曾见过薄膜撤去后裸露的黄土，见过稀稀拉拉的草芽，却从未想过，它正在地下积蓄着力量。原来沉默，并不等于荒芜；静默的深处，正酝酿着一场盛大的绽放。

我恍然觉得，这片花海其实一直在等待着什么。它在等秋风吹起的那一刻，在等阳光变得温柔的那一天，然后便义无反顾地、轰轰烈烈地开了。就像一个人，在漫长的沉寂岁月里不曾放弃生长，只为在某个合适的时刻，将自己所有的光华毫无保留地捧出来，交给这个世界。

我蹲下身，凑近一朵疏华菊。花瓣薄如蝉翼，金黄的花蕊在阳光下几乎透明，能看见细密的脉络在其间流转。一只蜜蜂嗡嗡地飞来，在花心里停留片刻，又匆匆飞向下一朵花。它的腿上沾满了花粉，像是刚从一场宴席上归来。这小小的昆虫，竟也仿佛懂得在有限的花期里奔忙。可我们人呢？在自以为无限的时间里，反倒常常忘了眼前的美好是有期限的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夕阳把天边染成橘红色，与花海里的疏华菊遥相呼应。游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离去，花海渐渐安静下来，只剩下风穿过花丛的沙沙声。我慢慢地往回走。回头时，暮色里的花海如同一幅未干的油画，色彩愈发浓烈而深沉。秋英的粉紫渐渐融入了暮色，疏华菊的明黄却在夕阳里愈发耀眼。而南端的风车塔依然立着，粉红色的塔身在暮色中渐渐模糊，像一句没有说完的话。

回到家中，我又站在北阳台上望去。暮色里，花海渐渐隐去细节，化作一片朦胧的色块；风车的轮廓却还依稀可辨，融进深蓝的天幕。我心头一动，明天该早点起来，趁晨露未干时再去看看。秋天已然来临，冬天也不远了。花期有限，而眼前这一刻，花正开着。

